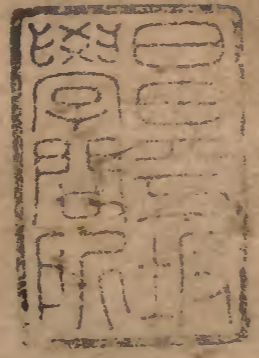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屬事

戊

九十



			八	三	漢
			六	五	書
			三	八	門
			一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開內				
			八	漢
			三	書
			五	門
			一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58
冊數	10	(5)
函號	274	156

五景

共不香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淺草文庫

吳郡後學傳遜纂注評

魯

三桓弑公室

季友立僖公 仲遂立宣公 季孫宿專政 意如逐昭公 哀公遜越

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

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

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

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

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齊因祭社蒐軍實公往觀

民朝會禮之大者會之所謀必皆尊王室脩臣禮是訓其則也必號令諸國出貢賦多少是制其節也諸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

春秋左傳卷之九
侯朝天子，或小國朝大國，其先後之次，皆以王朝。班爵之制，為定，是正其義也。爵同，則以年之長幼為次。是帥其序也。有不朝，不朝，或朝會而不率其常，則征伐以討之。諸侯脩王事，天子省四方，皆大習朝會之禮。人君必以是為舉動，當書之於策，為後法。知公此舉，非貽謀燕翼之道矣。
○秋，丹桓宮之楹。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

無乃不可乎？
禮，楹，天子諸侯黝，聖大夫蒼，士黹，丹楹，非禮也。又禮，天子之桷，斷之，斲之，加密。

石馬，諸侯之桷，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之，刻桷，非禮也。御孫魯大夫，儉則心斂，而敬日躋，故曰德之恭。

侈則心驕，而惡日肆，故曰惡之大。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

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娶于齊，夏已親迎，時齊女方至，後謚哀姜，贄之為言至也。執之，見人，以表至誠。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

世子，附庸，孤，卿，執帛，鄉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章所執之物，以表貴賤。榛，小栗，脩，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

示敬。男女異物，以厚別也。今莊公在位日久，多越禮以行，於夫人始至，復自亂其別，宜其起禍亂而弱後

也。 也。 嗣。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卿以名書，字之為嘉。

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

之舊也。
因季友與陳厚交，故後遇亂，奔陳，友於此已見愛於莊，故得越國行其私。

春秋左傳卷之九
三十二年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閔而以
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
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公疾
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
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
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
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
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黨氏魯
大夫臺

臨其家。今山東曲阜縣有莊公臺孟任黨氏女閔
不從也。公許以為夫人。復割臂以為信。既而生般。雩
祭天。講肄也。女公子般妹也。圉人掌養馬者。名犖。以
慢言戲之。般鞭犖。公以其力能自投。接其屋之椽。反
覆門上。鞭之。恐銜忿作亂。殺之。亂弭。時慶父威權已
盛。故公疾謀後。而叔牙以為材。季友知將有亂。誓奉
般以死。忠節著矣。復以君命酖死牙。而仍為立後。至
公薨。慶父果使犖弑般。季避患奔陳。國人立公之庶
子。是為閔公。時年八歲。梁氏鍼巫氏皆魯大夫。僖叔
牙謚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達泉在
今山東曲阜縣魯城南。即
位。即喪位。共仲慶父也。

閔公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國亂不夏六月葬莊
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
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
歸。嘉之也。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

難未已

十一月乃葬故緩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友忠賢故請伯主而復之落姑齊地秋齊大夫詳見齊桓公之伯

二年 初公傅奪卜齧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

使卜齧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

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

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

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

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

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

之右閒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

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

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其傳遂成其意以奪齧

田齧忿傅并及公故慶父使之弒公闈宮中門僖公
閔公庶兄成季以之適邾至慶父奔乃以入而立之
密魯地今山東昌邑縣有密城公子魚字奚斯請
免其死不許而自裁其後為孟氏慶父罪浮于叔
牙既不正其罪而皆為之立後季子之私也哀姜
與弒閔公齊為魯殺之夷魯地僖公請還其喪外欲
以厚固齊內存母子之義卜楚丘魯掌卜大夫在右
言用事也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所
乾下離上大有六五變而為乾乾下乾上其筮詞曰
同復于父敬如君所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云云以
手文理自成為友故遂以名之成
風莊公妾僖公母繇卦兆之占辭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

之也諱國惡禮也國亂身出而入故即位之禮冬莒人

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挈非卿也嘉獲

之也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魯地求賂求還慶父之賂莒既不能為

魯討賊前已受賂而復求其貪已甚故經以季友夫獲之為嘉公固感其援立之恩因事而賜之二邑夫

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

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于時魯國亂

君危小君又難於致戮桓方以義正天下况其所自出非桓討之而誰也

八年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

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

以殯過廟故致之為非禮○哀姜以淫亂國在廟猶宜出之而况致之乎

三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

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

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迎來曰郊勞送去曰

贈賄敏速於事以禮相親則社稷永固故曰衛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公葬僖公緩

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

烝嘗禘於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甫及其

卒哭則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用喪禮特祭於寢其四時常

祭與禘祭則合祀之於廟此錯簡當在明年葬僖公下○按禮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葬而虞乃卒無時之

下○按禮父母之喪哭無時既葬而虞乃卒無時之

哭。唯朝夕哭而已。謂之卒哭。卒哭而禭。禭者告新主。以當入祖廟而告祖父。以當遷他廟也。既告則新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復奉以入廟。此云君薨。卒哭。而不云反虞。虞祭已有主。如傳云禭而作主。則作主後矣。又云特祀于主。謂如小祥大祥禫。則就寢特祀此主。此於禮為近。若夫喪服不以入宗廟。又三年喪。不為禮。不為樂。曾子問。總不祭。而又云烝嘗禘於廟。與禮大異矣。

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前冬穆伯如齊始聘

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

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

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穆伯叔孫敖謚慶父子也。忠則無邪。故曰正。信則能

守。故曰固。卑讓則善日益。故曰基。

二年春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前見秋八月丁卯大

事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

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

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

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

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

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

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

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

爰居三不知也。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僖是閔

上閔故為逆祀。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新鬼。僖公也。

既兄死時又長故大閔公弟死時少弗忘明見其如此。

此又以僖賢聖故自以為禮。君子譏之。臣繼君猶子

繼父不得以齊聖為論。齊中也。禹湯文王不以齊聖

而先其祖父。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亦不以不

肖而不祖之。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

郊祭上帝。配以后稷。詩。邶。風。衛。女。思。歸。不。得。故。願。致

問於姑姊。二詩皆以尊先其親。譏弗忘阿比。文公而

先其親父也。臧文仲以賢稱。夫子譏以六事。而逆祀

在其中。展禽。柳下惠。知其賢。使在下位。六關。塞關。陽

關之屬。禁絕未遊而廢之。家人取席。與民專利。為不

仁。三。虛器。謂居蔡有器而無其位。聽。夏。父。躋。僖。公。海

鳥。曰。爰。居。止。於。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為。不。知。三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禮也。諸侯相弔。賀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追贈僖公。

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亦書於。僖公。以下為仲

遂立。宣公。

文公二年冬。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

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諒閭既

之事。通于內外。內外之禮始備。此除凶之即位也。

僖公薨在十二月乙巳。至是未備。二十五日。其納幣

諸昏禮。皆在三年內。

傳謂之孝。不亦悖乎。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

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

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

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禮。娶必親迎。

御亦不行。失

御亦不行。失

御亦不行。失

甚矣。元信也。始不見尊貴。終必不為所敬。信公薨而出。故曰出姜。遂納幣。為貴聘。非御。為賤逆。君小君不以夫人禮逆。是卑廢之。王內主也。詩頌言畏天威。則保福祿。文公反之。宜其後之微也。

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

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

襄仲公子遂謚莊叔叔孫得臣謚二妃次妃叔仲惠伯也惡太子視

其母弟君命詐以子惡命姜氏惡視之母出姜也大歸歸而不反所謂不允於魯也○莒紀公

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

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春秋左傳屬事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斨。欒戡。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禱杙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饗饗舜臣堯賓于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禱杙饗饗投諸四裔以禦
魑魅是以堯歿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紀公莒子號也莒

行父友之子克太史名則法也合法斯為吉處猶制

也度量也器國用也誓命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匿也

誓命至無赦皆九刑之書其書今亡還環同兆猶徵

也八愷即垂益臯陶之倫舊云庭堅臯陶字未詳愷

和也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元善也后土地官

禹作司空平水土故以禹在八愷契作司徒敬敷五

教故以契在八元帝鴻黃帝少皞金天氏次黃帝顓

頊即高陽氏縉雲黃帝時官名渾敦窮奇禱杙饗饗

俱惡獸名故取以為凶人之號縉雲氏非帝王後故

-5 175 35 865" data-label="Text">

曰比裔衣裾喻邊遠也魑魅山川異氣所出為人害

者五典克從八元之功百揆時序八愷之功四門穆

穆流四凶之効舉十六相去四凶為二十功也○是

時宣公以篡得國行父以賢秉政而莒僕行與宣類

-5 175 30 865" data-label="Text">

宣喜納之故行父必黜之以儆懼其心且盛稱古聖

不敢收也。又按高辛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而待舜，且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平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五教，契之任，元愷八人，既同德，且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為長佐，同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見聞之謬，則左氏之誇，恐不足為據也。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前稱公子，後止書名，故云然。

夏季，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

以賂齊也。春秋時篡立者，既列於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宣公求會於齊侯，以濟西賂之，拜成謝得會也。平州，齊地，在今山東新泰縣境。襄仲居東門，故以稱。今山東曲阜縣有襄臺。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公篡得國，恃齊為安，故齊留公，強成昏，公既見止，連昏于鄰國之臣，厭尊毀列，辱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子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也。萊，今為山東萊州黃縣。又有萊城，國近齊，故伐之。公感齊定位之恩，不事晉而專事齊，於此又以

春秋左傳卷之九

兵會伐既而致晉辱黃父即黑壤

八年夏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釋又祭陳昨日之禮

所以賓尸於時襄仲既卒有卿佐之喪宜廢此禮而猶繹故曰非禮○冬葬敬嬴早無

麻始用葛菲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

也記禮變之所由菲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也則以下柩古者葬必卜日必先卜其日之遠者懷

親之意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夏齊惠

公卒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秋師伐邾取繹季文子初

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武子來報聘文子以齊

侯初立而聘子家名歸父仲遂子也以伐邾取邑懼討而往報報文子也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

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

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穀

今山東東阿縣有穀城樂樂其土也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

十五年秋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

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使民富厚而國之財自豐

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孫歸父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

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宣公德遂立己而寵其子以之故季文子乘公薨逐之適謂子惡齊之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子家以君薨家遣故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奔使介反命于君已袒衣以麻約髮依在國即喪位三踊致哀而後奔善○以上為仲遂立宣公善其見逐盡禮以行○以下為季孫宿專政

成公十八年八月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十二月

孟獻子會于虛杙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

君成公書順也在路寢得君薨之道五月而葬故曰順○時成公薨襄公以冲年即位故

政權益下移而季氏益強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

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

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

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

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

成公婦襄公嫡母穆姜成公母襄公祖母也是為姑婦楨梓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穆姜自備

終事文子取之以葬齊姜故為逆詩大雅言哲人行事無不順不哲言其逆也言妣見卑於祖妣又詩周

頌。烝。進也。昇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逆取以葬。是不以禮。為不敬祖妣。

四年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

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槨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

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定妣。襄公生

不備櫬。至死。方作。季氏以定妣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魯大匠。謂如季孫

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知之。必季任其咎。蒲圃。場圃名。文子樹槨。欲自為

櫬。請木。將為定妣櫬也。畧。不以道取也。既許。故僅不御。御。止也。季孫於穆姜定妣之薨。皆不以禮。而季氏

旋卒。故傳引古志以驗之。○定妣雖故賤。身產襄公。其禮雖不並嫡。而亦當有加。行父簡忽如是。其心悖

矣。傳明言其罪。而前註皆與傳異。西山真氏乃謂季孫意抑妾母。又以畧取槨。不禁為賢。何大謬哉。

五年冬。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

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喪大記。畧云。大夫喪。將大斂。君至。主

先入。登堂。君即位於序端。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升自阼階。西向。庀具也。○大率下

而盜上者。必立賢行美名。以外收人譽。故能陰操其柄。自古篡竊奸雄。皆階此以濟。而忠賢大臣為眾望

所歸。其跡亦與之類。人君於此能辨其邪正。而進退之。斯可以稱明矣。

七年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

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南遺季氏家臣費季氏邑。今山東費縣。有費城。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

九年冬。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季子。文子之子。名宿。會沙隨。在成十六年。歲星十一歲。而一周天。冠。成人之服。必冠而後生子。故為嘉禮之大。必備禮以行。裸。謂灌鬯酒。享祭先君。金石。鐘磬也。以鐘磬為舉動之節。祧。即廟也。以廟之兆域為言。成

公。獻公曾祖。天子諸侯無冠禮。近世儒者論之詳矣。使果宜冠。則返國而行乎祖廟。何後事之有。乃寄他國以行。此季氏弱其君。非禮速冠。以阿伯主意。傳謂之禮。則何適而非禮也。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魯固有三軍。時已廢壞。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以作為名。請分為三。而各征之。穆子知季氏將執曾政。必厚自封殖。不能終均為三也。武子方志在分國。而固請。穆子料其必復變。故盟之。僖閔。僖宮之門。五父。衢

道名在今曲阜縣西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於是三家各毀其家乘。以足成其數。季氏使其軍乘之人。率邑役入其家者。無公征。不入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入已。孟氏唯取其子弟之半為己臣。蓋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弟之半為己臣。子弟以父兄歸公。其本謀如此。不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三家皆專公室。而季氏尤橫。皆乘襄公幼弱而為之。

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送葬事。餘見晉楚為成。平王得國。方城。楚山。卞。今山東泗水縣。季武子乘公不在國。取之以自益。使其屬大夫公冶問。公起居。既封。璽書以去。復追而言取卞事。故治初不知。既致其使命。及發書。方聞公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不敢歸。治以君國莫違為對。公以冕服賞之。榮成伯魯大夫。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義取寄寓之微。勸公歸也。治以此不義。季氏致其所與邑。而終不入其家。猶深以欺君為恨。冕服。生不能辭。死必不以斂。并拒其葬於季氏。冕服。卿服。玄冕。非德賞。以為季氏使而賞也。賢人不幸而仕於強。家。其志可悲矣。六月。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



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

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

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晉平公杞出前合諸侯城杞。故為禮謝魯執幣將以酬賓。

也。公臣不能備三耦。見公室卑微。以上為季武子專政。以下為季孫意如逐昭公。

三十一年夏五月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

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

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

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

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

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公適楚喜其宮。傲而作之。以為名。大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詞。拱璧。公大璧也。帶竊之。魯人以此薄帶。子孫不得志於魯。胡歸姓國。敬歸。襄公妾。毀過哀。毀瘠。以致滅性。敬齊。皆謚。稠。昭公名。義鈞。均。有可立之義。衰。已三易。而衰衽復如舊。衽。甚言其嬉戲無度也。

昭公四年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叔孫。穆子也。為豎牛

絕糧三日而卒。詳見列御世嗣之變。

也。為豎牛

也。為豎牛

也。為豎牛

也。為豎牛

也。為豎牛

也。為豎牛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季氏果欲厚自予。而四分其軍。則無中軍。故曰舍。又不欲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而避其惡名。故於施氏臧氏。前三分時。季孟叔雖專而猶有差。至舍而四分。則以二之良歸季。以其二歸叔孟。國人蓋屬三家。惟隨時獻於公而已。其專益甚。復以書告於穆子之殯。而誣之云云。其臣杜洩痛其見誣。而投之。哭之。餘見列御世嗣之變。公如

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不能收其國。柄而徒習於儀文。之細。為知禮者所譏。女叔齊。司馬侯也。羈。莊公玄孫。字懿伯。陵小。謂伐莒取鄆。利難。謂乘莒取鄆。不知

私不自知有私難民食言威權盡去如民之寄食他
 三家也。一云君以養民不能養民使其民仰食於他
 思莫圖終無有為公謀其終者卹民憂國禮之本也
 威儀文詞其末也時平公亦失政故女齊并以諷諫
 十一年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
 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
 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
 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齊歸
母蒐數軍實也晉史趙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
國蓋公生於歸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姓生也
叔向亦以臣無君
君無親度必失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
 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
 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
 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
 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
 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
 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
 有異志不君君矣周六月夏四月也為正陽之月純
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為災重
故天子不舉鼎伐鼓于社責群陰社爵為上公諸侯
爵卑於社用幣以請而伐鼓於朝以自責故祝史請

用幣昭子謂禮也。平子止之。以為唯建子之月。歲首日食為災。宜救。故太史曰。在此月。非歲首。因詳述其禮。分春分。至夏至。三辰。日月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降物。減物采也。辟。避。正寢。移時。過日。安。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嗇。夫。司空。屬。主帛者。車馬曰馳。步曰走。為救口食。備也。孟夏。正夏。之四月。平子竟不從。故昭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蓋日。君象。救之所以。抑臣助君也。

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

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昭子聘於宋。且為平子。新宮。逸詩。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喻。平子。求。配。宋。女。也。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改。禮。坐。也。樂。祁。宋。司。城。佐。助。宴。禮。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其。心。時。宋。公。昭。子。飲。酒。而。泣。故。云。死。徵。公。若。平。子。庶。叔。其。姊。與。公。若。同。母。者。宋。元。夫。人。曹。氏。邾。女。也。為。平。子。外。姊。公。若。從。昭。子。逆。其。女。三。世。文。武。平。四。公。宣。成。襄。昭。詩。大。雅。言。夏。有。鸛。鶴。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無。人。則。憂。患。至。



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鶴之公出辱
 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跣公在乾
 侯徵褰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遥遥禍父喪勞宋父以
 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鶴來巢其將
 及乎鸛鶴不踰齊故為魯所無師已魯大夫跣跣跳
 行貌褰袴也禍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
 代立故以驕昭公生出故歌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
 死還故哭將及將及此事也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
 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養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
 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
 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
 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
 怨平子季郈之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
 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
 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
 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
 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
 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

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黻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黻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

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詐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

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

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

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

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季氏專橫日久公私之怨俱集共欲以公去之

而公才非撥亂反致失國公鳥公亥俱平子庶叔父鳥為兄亥一名若思展季氏族相佐也季姒即公鳥

妻鮑文子女也饗人食官檀其名扶扑也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秦姬也使使以非禮公甫平子弟要劫

以非禮公之亦平子弟逆迎也執夜姑之有司欲迎受生殺之命季郈二家相近雞鬪今曲阜縣西南

有鬪雞臺介雞擣芥子播其羽令辛一云為雞著甲金距以金為雞距怒怒其不下已益宮侵郈氏以自

益讓責也昭伯臧為子讒事見列卿世嗣之變旃之也禘大祭萬舞也於禮公當四十八人今俱萬於季

氏僅得二人不能庸謂其弃禮太甚將廢之不用也公為昭公子務人果賁皆其弟無命獨言執而無勅

命小人嫌其微不足謀大懿伯子家羈受名徒以虛名受禍館於公明無所洩也○子家之言誠知時矣

然公室其容以不張乎季氏雖強亦非莽操懿温之比使昭公稍有英畧則雖不受誅亦守臣分之不皇

矣子家以公庸暗不能辦是耳○公從諸臣謀以兵伐季氏而昭子適往闕闕今屬山東東平州季氏

迫於難三請命弗得子家知公必危沂水在魯城南隱民潛亡逃匿者日入時將起而作慝慝惡也蓋積

也同求謂生悖心而求同惡者合而攻君也米棚通積也同求謂生悖心而求同惡者合而攻君也米棚通

積丸蓋可以取飲執之而踞無戰心故叔孫氏之兵得陷而入之孟氏因即殺公使連兵以逐公子家言

若非公本意者公自止季氏有所懲必稍改公不忍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也陽州齊魯境上邑平陰

今山東平陰縣野井今屬禹城縣舊有野井亭吊失國曰唁齊侯將唁公於平陰而公先至野井待

之故齊侯自咎以謝公言不勅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平陰故魯侯過恭先至野井遠迎善物善事也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以給公待役使之命唯命伐季氏之命為臣以給公也信明也罪有無

言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無離散也皆有罪言從

者陷君留者逐君也。何守何必守君而弗去也。昭子歸以義責意如。意如欲歸公以自贖。故謂猶既死復生。枯骨復肉也。昭子以意如意。往言於公。子家恐從者知其謀。命執適館者。昭子恐反側者撓公歸。將安之以納公。而公徒乃伏兵欲殺之。故自鑄避焉。既平子變前志。昭子恥為所欺。因祈自殺。展魯大夫。謀與公乘馬輕歸。昭公之奔。實由叔孫氏司馬。昭子徒責季氏。而不罪其臣。何也。豈亦以伐季氏為非。而叔季固一體耶。至季氏中變。唯自祈死。使身免於不義而已。豈以權在季氏。而不可孰何耶。誠有不可解者。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已亥。卒于曲棘。如樂

祁言。曲棘。今河南。杞縣。舊有曲棘里。城縣欲取以居公。 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鄆。今山東鄆。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



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胸汰輶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

白皙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齊既取鄆居公復欲納公入國而其臣賄君暗卒於無成豐賈皆季氏家臣二丈爲端二端爲兩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藏且見錦之熟細子猶梁丘據齒其家臣豐言若能爲我行貨于據當請使爲高氏後又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齒爲言於據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爲數先以二兩見幣材之美如此財材同異所怪也卜可否鉏齊大夫成孟氏邑今山東寧陽縣有成城朝欲以成禦齊師于境不使及國恐見疑故請質因詐齊師欲降使之憚而成備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至壽光縣入齊齊師飲馬於淄而成敗之托言衆心不服姑伐以厭衆既備乃告齊云衆不欲降已不能

勝於是季氏師與齊戰。吹鼻魯地。淵捷齊大夫。字子車。洩聲子。魯大夫。一名野洩。從逐也。瓦槽脊。繇過也。胸車。輒沃。矢激。輈車。輈七。矢鏃也。射馬。射淵捷之馬。在腹。曰鞅。殪馬死。故改駕人。魯人。駿戾。叔孫司馬。誤以淵捷為戾。而助之戰。捷因疑為齊人。而試呼之。魯人方知非戾。遂擊捷。為捷所射。殪其御。又欲射餘人。捷以不可怒眾。止之。囊帶。齊大夫。亦逐野洩。叱之。不加害。洩欲以公戰禦之。不欲私報其叱。而子囊又叱。故洩亦叱。齊二人逐野洩。俱縱之歸。見齊人無戰心。冉豎。季氏臣。罵武子。罵也。子彊。武子字。亢。拒也。冉為言。不敢亢。以順季氏。林雍。顏鳴。皆魯人。雍羞為鳴右。故下車戰。何忌。齊大夫。不欲殺雍。但取其耳。以辱之。鳴見雍被獲。懼而去。御復欲何忌。擊其足。故使下。顧遂擊斷雍足。雍一足。寄車以歸。鳴不以私怨。三入齊師。呼雍共乘。荆擊也。鑿一足。行也。見魯人皆致力於季氏。秋盟于鄆。謀納公也。齊侯與莒邾杞盟也。鄆陵地。舊闕。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秋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

辭小國而以難復。成周見子朝之亂。子梁宋樂祁字。貞子衛北宮喜謚復。復存也。淮夷

魯東夷。宣布也。如在國。即後歸馬具。衣履之類。難復。以難納復晉君也。孟懿子陽虎伐

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

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

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

如晉。公徒敗于且知。虎季氏臣。伐鄆欲奪公鄆也。愾

戰必敗而使君終於亡。蓋子家意欲公靜以俟命。而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

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

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子家

無納公之意。度其必不加禮於公。故云將飲酒耳。齊

果如其言。宰膳宰獻。獻爵請安。請公安也。君不敵臣

故使宰獻。既命以安。皆公享卿大夫之禮。蓋卑公也。

子仲魯公子。愾字。前謀逐季氏。不能奔齊。其女重為

齊夫人。此飲酒欲使重見。從

宴媒也。故子家使公避之。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

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弗聽。使請逆于晉。晉

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

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

之。乾侯晉邑。今北直隸成安縣。齊卑公。故適晉。子

家欲使公次于晉境以待命。而公不用其言。果見

辱一个。单使也。亦使逆言。自使齊逆君也。復

于境。使公復還於晉之境。而後逆之。居乾侯。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二十八年

齊侯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主君此君于大夫也為齊所卑故復還晉冀見恤夏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

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犬子

意如雖逐公猶稍為君禮而公自杜其善意賈買也賣之賣其馬也啓服馬名塹墮塹也為櫝作棺也禮曰敝幃不棄為埋馬子家請以馬食從者以公為櫝故深抑之公感其言始依禮以裹龍輔禱早玉為龍文又云鑄金為龍以玉為函輔盛之故曰龍輔陽穀齊地出產室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產室側室也公為母誘留公衍母待已生子共告至後生而乃先告務人公為也是年冬鄆潰無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徵過也徵明也公在鄆在乾侯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使若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外內奔之非復過誤所當掩諱是以每歲必書公所在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言。

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荀范俱黨季孫。外姑孫冠服如喪。示有罪。君謂魯侯言。但以事君為願。請囚賜死。皆飾辭以見忠順。心亦欲公歸。以掩前罪。知伯荀躒也。糞掃也。糞除。革舊從新之意。夫人。季孫也。如河。如河水以自誓。荀躒以公言切。故示不忍。聞而公單車歸。公被脅而止。不能自主。荀躒以晉侯命



春秋左傳卷之九
責意如勸公歸此一機也失此其客死必矣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
用其人也人謂子家羈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十二月公疾徧
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
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于府人曰
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
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
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
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
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

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
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
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
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
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
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三十一
直齋書

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公亡外八年終死於亡臨歿賜從亡諸臣琥祀西方玉作虎形輕服細好之服失所

不於國正寢也無常唯以德也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后虞夏商也大壯乾下震上故曰雷乘乾乾為

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為雷在天上失國失其權也器車服名爵號名器假而威權隨之魯

君所以失國為永鑑也○史墨論君臣天人之際辨矣時晉事與魯畧同簡子聞之不益興代晉之心乎

定公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

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

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

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

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

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

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

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

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

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

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

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

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

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



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薨外意如使逆其喪而易其嗣以子家子數勸公歸喜之成子婦之子名不敢言於我以我之事言於公聽命以衆事訪之幾哭位羈不欲見叔孫故朝夕不同會未得見出時成子未為卿也不命未受公使見之命蓋以義拒之也宋昭公弟未有後蓋欲之與從政而以有後歆之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怨者寇出與季氏為寇讐者已以貌出而將逃者其志操不與衆同義不可入也○子家忠節明哲尚矣傳不究其所終惜哉○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于宮定公乃即位闕公氏魯羣公墓所在公氏猶言公家蓋欲溝絕昭公兆域別於先君又謚以惡謚雖有駕鵠之言猶別葬於墓道之外至孔子相方於昭公墓外而溝之與先君合駕鵠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自信自實也煬公伯禽之次子禱之求公不入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

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兩不克襄事禮也葬定

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赴於同盟祔於姑夫人之禮也兩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者故以不克襄為禮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故不以夫人禮喪之臣子之懷也又哭於寢故書葬

哀公十二年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

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

宋女而小君之禮俱闕孔子告老與諸臣之列以小

君禮吊焉而適季氏見其不絕亦去經以為稱絕喪

水火正傳為書

三

春秋左傳卷之九
冠經。喪帶。是時
公室寤微矣。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

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景曹宋元

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之外祖母。康子之外曾祖母也。康子名肥。社稷事。重事。競。盛也。以見不能遠違。紼。

引棺索。送葬者執之。求。冉有名。輿。衆也。彌。增也。彌甥。猶云曾孫。薦。進也。稱。副稱也。馬。以駕車。車有旌旄。仍

以繁纓飾馬。皆國君之服。謙言。○。以上為季孫意如。可以稱此否。傳終樂祁之言。逐昭公。以下為哀

越公孫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

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瑩瑩余在疚。嗚

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

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

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仁覆閔下。故稱曼天。弔。恤。憇。強。俾。使。屏。蔽。疚。病也。律。法。言。喪。尼。父。無。以。自。為。法。天。子。稱。一。人。非。諸。侯。名。也。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魯。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

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覺

復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

春秋左傳卷之九
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誅之曰。昊天不

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犬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犬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犬宰嚭而納賂焉。乃止。荆，衰公庶子，宗人，禮官，名釁。夏，武公名敖，孝公名稱。惠公，名弗。皇，商、宋也。桓公始娶文姜於齊，得相親悅，適郢。越，犬子名。有山，魯臣從公者，嚭，故吳臣。

二十五年夏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

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

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

與大夫始有惡。孟武伯名彘，五梧，魯南鄙。郭重，魯臣。為公御，謂公。季孟不臣之言甚多，請

公盡極以觀之。祝，上壽酒。何肥，憎其貌也。季孫云：以魯近於仇，群臣處守不從，君行重隨，君遠行劬勞，乃詬之，宜罰也。公以三桓數食言，故反謂重食言而肥，以激之。君臣相猜如此。

二十七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過自貶屈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

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

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



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

氏及死。可得壽終否。三辭。以其言無緒也。有陘。卽有山。公從其家出。故施以罪。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九 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魯

陪臣交叛

南蒯之叛 公孫宿之叛

陽虎之亂

侯犯之叛

昭公十二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

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三三之比。三三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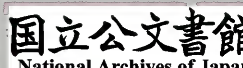
南蒯

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子仲。公子憇字。室。季氏家財。更代也。穆子。叔仲帶之子。名小。語。語以季氏不禮。欲出之。故悼子。名紇。武子之子。平子之父。昭子前受再命。因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亦以例加三命。其先未有受三命者。故小以為踰父兄。使自貶黜。家禍。謂豎牛之亂。季氏實獎助之。故言此。以愧其心。著位。次。頗偏也。逃介。脫歸也。先蒯之鄉人。憂其叛。既嘆之。且微言以感之。恤恤。憂患貌。秋。愁隘貌。攸。懸危貌。深思二句。因家臣而君圖也。有人。言今有此人。枚筮。暗指其事。以卜吉凶。坤下。坤上。坤下。坎上。比。坤六五。變而之。比。惠伯解其義。蒯無以當之。人。臣剛強以禦外。溫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用和以率之。斯謂之信。故為黃裳。為元。而吉。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詞。不忠。非黃矣。不共。非裳矣。不善。不得其極。非元矣。倡和。不相違也。率。循也。三德。謂忠。信。共。供奉也。非三者不為善。不足以當也。易道正大。不可以危險之事。占之。問其所占何事。且可以從下之飾乎。蓋欲其共也。能黃。忠也。為元。善也。裳。共也。是三美俱備。為參成。上。獨言飾者。以蒯在下位。故重言之。上。本言忠。信。率。信為共。而俱謂之善。故又互言之也。有闕。不參成。

也。適。費。蒯。自家還。適。費。歌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枸。杞。生。園。圃。非。宜。也。子。男子。美稱。言從已。可不失。今之尊。鄰。猶親也。已乎。已乎。言其自遂。不改。怨。府。怨之聚也。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冶區夫。魯大夫。平子亦能用善謀。南氏以亡。

十四年。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偽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



死請待閒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司徒老祁慮癸蒯家臣君靈謂蒯之威靈送使出奔五日冀有變也張大也韓皙齊大夫致之齊以虛名假好也○皙之言何悖義也是使家臣皆私其所事○以上為南蒯之叛以弱其君乎○以下為陽虎之亂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以斂欲使以僭得罪懷亦季氏家臣改步改玉謂君臣行步遲速有度故佩玉亦異昔昭公之出季氏攝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狃子洩也為君不欲使替也桓子意如子名斯懷時從行慢子洩故使逐之秋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已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誣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文伯名歆桓子從父昆弟藐季氏族稷門魯南城門大誣謂違盟者

春秋左傳卷之十
重受罰秦道
平子姑壻

六年二月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侵鄭詳見晉失諸侯。陽虎謀去三桓。故往還不假道。以構禍於衛。欲因釁圖之。幸文子知其情。故其謀不行。詳見魯與宋衛之好。聘禮諸侯使御執圭。以致君命。執璧。以致帛於夫人。無別遣者。此虎困辱三桓。并媚晉。乃駕言報幣。強季孟同使。則晉宜設兩享。因輕魯。遂無享之。孟孫以虎為魯患。忿趙氏陰厚之。故設為請托之詞。稱先君以徵其言。實以媿趙孟也。使人使得其人。

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也。其人也。

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春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

今山東曲阜縣有陽關。秋，齊國復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

春秋左傳卷之十
齊師聞之墮伏

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公斂處父孟氏成宰

各陽墮伏佯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而爾通苦夷季氏臣二子季孟也見陪臣能自相制季孟不敢異

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

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

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

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

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

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

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

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

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

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

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

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

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

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

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

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

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寤桓子弟極公彌曾孫不狃。費宰輔叔孫氏庶子志竊拱壁叔仲帶之孫事見意如逐昭公順祀順羣廟之昭穆以合祀也。辛卯十月二日於僖廟者以僖公季氏所立。恐僖神猶祐之也。虎欲以壬辰夜殺季氏。明日癸巳以都邑之兵車攻二家處父以兵救孟氏。期王辰先一日也。鉞劍屬盾干櫓也。越虎從弟防制季孫甚嚴。咋齒也。恨意言楚先皆良爾。乃以是殺我之事繼之。徵召也。往必往也。孟氏欲備難。畏人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怒馬策之使奔。闔門以季孫既入。故武叔州仇也。處父如期以邑兵救。再戰敗虎。棘下城內地名。虎知國人素畏已。出奔。方喜於免死。何敢復追。徵字。應悞。從者以陽智勇。必能追。果請追。以弗許而止。陽又欲因亂除季氏。以強

孟氏孟孫不敢。子言季寤字。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陽關虎前所居。

九年夏，陽虎歸寶王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譴，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

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
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葱
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寶王夏后氏之

璜大弓封父之繁弱虎以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凡得成器可用曰得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伐陽關以討虎萊門陽關邑門三加三加兵也鮑文子各國施氏魯大夫虎本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欲故詐以東為願鑿刻也刻之使易折又以麻縛刻處歸之使不知將絕追者葱靈輜車名車之有屏蔽者以趙氏○以上為陽虎之亂受亂人故知世亂以下為侯犯之叛

十年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

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劔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劔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杜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將以郕易於齊

齊人將遷。邠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

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叔孫成子名不敢。武

懿子。公若藐其族也。公南其家臣。武叔黨。恨藐諫立。既使賊射之。又使侯犯殺之。皆不克。圍人。武叔之圍人。偽固。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劔鋒末授之。藐見劔向已。逆呵之云。如鱗諸。以刺吳王者。刺我乎。犯以不能副命。故以邠叛。邠叔孫氏邑。今山東沂州有邠城。工師掌工匠官名。駟赤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稽首謝其受己命也。於是赤詐使犯以邠降齊。復激邠人使叛。犯無事。無所服事。宣言詐為齊使言也。衆言異。以將叛。不與前同也。又云。以邠民易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人所叛而死。既誘使舍甲於門。又呼齊師至。以駭邠人。因其甲以圍之。介因也。射之。偽為犯射。邠人犯不知。乃曰。當圖免我。毋徒射。許之。邠人許其行也。宿。故國名。誅責也。言犯勿以叔孫甲出。物。識也。赤還救犯而言於衆。甲有識。不以之出。奔。犯因使數甲以相付。赤乃止。冬。武叔聘于齊。而納魯圍邠之師。齊以空名致之。

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

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

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聘齊謝

齊以致邱為德于魯故對言義在討○以上為侯犯

惡非以私賜際接也是以猶是為也○之叛以下為

公孫宿十二年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

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

圍成弗克三都費邱成強盛累為國害故仲由欲毀

魯公入季氏家而登其臺今曲阜縣境內有季武

子臺即公所登申句須樂頎曾大夫齊在魯北境成

當其衝故云墮哀公十四年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

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

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

歸洩孟武伯懿子之子也圍養也宿一名成病謂民

貧困有司使有司以事使人於孟氏袒免哭以喪

懿子聽共聽請供命也。三家陪臣唯孟氏之臣能盡忠而必迫之使叛非其罪也。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城輸以信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

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

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

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

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

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

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

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謹與

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

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齊自艾陵

之戰怨魯已久此又納魯叛臣感子路與陳瓘之言始與魯平詳見季康子構怨邾齊子貢謂成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喪失也成魯宗室背魯出奔是失宗

國館客禮客於館禚媚杏三邑二十五家為社書籍書而致之事見晉失諸侯取謹聞事見康子構怨邾齊羸齊邑入羸避魯也見仲尼之徒皆忠於魯

內外災異

隱公元年八月有蜚不為災亦不書蜚負螿也

三年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

僨于濟盧今山東長清縣有盧城盧盟在春秋前既盟而遇大風故僨僨仆也傳記異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

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

為大雪。言自癸酉日始以後皆雨霖以震。周之三月。建寅之月。微陽始生。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

當大雨雪。皆為失時。

桓公元年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不害於穀。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

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日官。日御。俱典曆數者。日官不

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底。平也。平曆數。以頒諸侯。諸侯奉之。不失天時。以授百官。

莊公七年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如。而也。偕。俱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

十一年秋宋大水。詳見宋閔公之弒。

十八年秋有蜚為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蜚如鼈。三足。生南越。南越婦人多淫。其地

多感淫。女惑亂之氣所生。陸璣毛詩疏云。蜚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漢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

投入影。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疥。又名射工。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

社。伐鼓于朝。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

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正月。周六月。夏四月。正月。正陽之月也。陰

慝未生。故謂正陽日食固為災。而于正陽之月。尤為大變。故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

春秋左傳卷之十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之義此常禮也
今當是月乃不鼓于朝而鼓于社不用幣而用牲故
曰非常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青猶
災也惟月侵日為青陰陽順逆之事聖賢所重故特
鼓之今大水乃用牲而鼓亦非禮○先儒以日食正
陽之月止為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二月者
皆先王所忌四月純陽不欲為陰所侵十月純陰不
欲過而干陽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亦孔之醜則二月日食皆為大變然歲首正月之朔
古人所謂三朝日食其日其應至重觀漢孔光疏可
見又不獨此
二月而已

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僖公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

不曰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于播種五穀無損

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詳見驪姬之亂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日官

失日志秋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

震雷電擊之夷伯魯大夫展氏也隱惡也言隱惡非法所得加故獲天愆焉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也石本星也至地而為石鷁遇迅風而退飛詳見宋襄公圖伯

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

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

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

也饑而不害巫尪女巫巫主祈禱請雨者或以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恐雨入其鼻而為之旱故公欲焚之脩城郭則饑民聚而得食務穡以稼穡為務勸分謂有無相濟

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

十四年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

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后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

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固非末學所得詳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不舉

鼎鼓社責群陰也此天子之禮社尊於諸侯故諸侯請救而不敢責鼓朝以自責也不舉用幣以事神也

鼓社鼓朝尊卑異制以訓民事君而等威別

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伯禽至僖公十七君妖蛇出而聲姜薨故壞之

宣公十五年冬蜃生饑幸之也幸冬生不為物害此記異也何幸之有

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

火曰災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

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

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

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

水火主傳為言

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

從之梁山在今山西石州東傳驛車伯宗晉賢大夫故召問之辟重道逢重車而辟之使避已也

捷邪出故速善其對故問其所主其神不舉去盛饌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徹樂息八音出次舍于

郊祝幣陳王帛史辭自罪責禮禮其神請 **補** 稱所感見見之於晉侯不可不肯見從從重人言

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過也

八年秋九月大雩旱也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

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緋缶備水器量輕重

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

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鄭命

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

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

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

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

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

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

春火三傳焉



無象不可知也

樂喜字子罕為正卿知將有火災素

宰徹屋以開火道大屋難徹就塗之畚箕籠揭土輦

也。聚水以救火塗泥也。積之以殺火勢。巡行也。丈度

也。繕給也。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也。火起則從

其所趨。標表之。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應役使者

具之以徹先備。隧正掌郊外。納聚郊野。保守之民。使

隨火所起。往救之。皆司徒所主。閱亦華元子討治也。

庀具也。使其官屬成爲左。亦如右。樂遄司寇刑器

刑書。亦具官屬。如左右師。皇師。皇父充石之後。校正

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鉏吾大宰也。府守六官

之典。司宮巷伯。皆寺人。各徹備宮內之事。二師左右

師。鄉正。鄉大夫。敬用享祀。祝大祝。宗人。墉城也。用

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

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皆非禮也。士弱

渥濁。之子莊子。火正。火官也。封之使即食邑。於火之

分野。以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味。七星鳥首。正

在南方。則用火。季秋二星入。則止火。所謂出內火也。

以順天時。救民疾。味。柳星爲朱鳥。鶉火。心星。倉龍

大火。闕伯高辛氏之子。爲陶唐氏之火正。商丘大火

之分野。故使之居于商丘。主大火之祀。紀火出內之

時。以行火政。相土契孫。商之祖。始代闕伯之後。居商

丘。祀大火。時宋爲商之後。大火爲宋星。而商丘在宋

地。世守其祀。而司其占。每知禍釁。皆始於火。故其日

知天道之有火災也。又國有道。則天行有常。而災變

可推。國亂。則常度乖。而災變亦殊。安可知乎。商丘。今河南歸德州

也。再失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

月。甲子。至今。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

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魯之司歷。始覺其謬。頃置

兩閏。以應天正。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

紀。而淫于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

齊火。左傳。卷之十一。十一。直齋。年。

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

耗，不饑何為？梓慎曾大夫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此歲歲星應

在星紀，明年應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故致時有無冰之災。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也。又虛危，玄

武之宿，為蛇。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於虛危下，是為蛇所乘。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龍

為宋鄭之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其名為耗。此歲星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盡洩，而宋鄭當歲

星之分野，故度秋八月大雩，旱也。

三十年夏五月，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

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

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秋七月，叔子

如宋葬共姬也。譖譖，嗟痛聲。出出，戒伯姬也。鳥，火妖也。姆，女師。謂女待人而行，婦宜以義

有主。伯姬時年六十左右而待姆，故曰女而不婦。魯傷伯姬遇災，故使卿供葬。伯姬以貞德守死不違

而傳譏之過矣。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

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

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

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

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

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

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

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寵，謂族也。

詩大雅言文王以信而昭格于上帝。又詩逸詩：「淑善也，偽不信也。」

宋火左傳卷之十一

昭公三年八月大雩旱也

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
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
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
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
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
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

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
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
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

冰之道也申豐魯大夫陸道也虛危北方之宿夏十
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奎婁昂畢西
方之宿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又春分之
中奎星朝見東方二時皆出冰期固陰重陰沍閉也
必取積陰之冰以達其氣使不為災出而用之者衆
不獨公也黑牡黑牲秬黍司寒玄真北方之神故
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神桃弓棘箭所以禳凶
邪將禦至尊故食肉謂在朝廷治職事就官食者命
婦大夫妻祭寒即上文享司寒也獻羔謂二月春分
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即上文朝覲也公先用優尊也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月中即上文西陸也畢賦
班冰也老致仕者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隸皆賤官

風壯。風寒則冰堅也。風出順春風而散用也。藏之周
即上文山谷寒陰也。用之徧即所謂賓食喪祭至老
疾等也。愆陽冬溫也。伏陰夏寒也。凄風寒慘之風。苦
雨白露過雨時物得之而傷震霆也。厲惡氣也。短折
為夭。疫死為札。今藏川池之冰不周也。奔其餘而不
畢賦不徧也。越散也。殺肅殺發舒也。震震擊陰陽失
序。雷風為害也。七月詩。邠風其卒章曰。二之日鑿冰
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
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謂二月春分蚤
開冰室以薦宗廟藏冰之道備于此詩矣。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

何為。鑄刑書詳見子產相鄭。士文伯晉大夫。火見謂

心星。周五月昏見也。刑器。鼎也。辟。法也。爭辟。叔

向所云。民知爭端也。象類也。同氣相六月丙戌鄭災。

秋九月大雩。旱也。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

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

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

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

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

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

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士文伯字伯瑕。惡之。因受其凶

于豕帚之末。降婁之始。乃息。是災發于衛而魯受其

餘禍。故衛君當之。為大。魯則上卿。為小。周四月今二

月。故日在降婁。公又感日食而問。小雅十月之交。詩

義答云。不臧者。不善政之所感也。擇人。用賢。因民。因

民所利。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

順四時之務。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晉

春秋左傳卷之十

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晉侯以衛侯武子皆卒符其言故問可常也。不類有變易也。不則非一法也。詩小雅言不同。一歲。日月十二會。從子至亥。所會謂之辰。以子丑配甲乙之十。幹明非一所也。

九年夏四月陳災詳見楚滅陳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

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星客星為妖。裨竈鄭大夫言此應在晉侯虛。為姜齊任薛二國之分野。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婺女居其方維之首。而有此客星。其禍不在本國。必以告邑姜。言其子孫將死也。蓋星占以既嫁女為婺女。處女為織女。邑姜為齊之嫁女。實晉虞叔之妣。故其禍應在晉。天二十八宿。面七。七政始終于斗牛。故為星紀。安有星客于其舍。自殷諸侯逢公居齊地者。其神以戊子日登天而死。嘗有此星出于此。時歲星不在其分。故自當禍。今得歲。故以為告其所自出。然邑姜亦成王之母。而于周無災者。其分尊。非所敵也。任姜共守其地。而不及薛者。其國微。不足以應占也。晉非一君。其卒也。亦非一君矣。何於此獨見妖乎。其說多誣妄不經。此姑順文以解耳。秋七月

戊子晉平公卒

十六年九月大雩。早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

事于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

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屠擊。鄭大夫。祝。太祝。豎。小臣。款。柎。皆其名。

有事。祭也。蓺。養。護。令。繁殖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詳見季氏。逐。昭公。冬有星

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

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

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

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

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

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

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

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

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

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

弗與。夏八月。辰星。見天漢西。此孛星出辰西。其光芒。東及天漢。形如彗。妖星也。申須。魯大夫。言天道。

恒以象示人。彗為除舊布新之象。今已見大火之舍。至明年。大火出。必以火除其舊而新布矣。梓慎。魯大

夫。徵。猶兆也。往見其徵兆。見章。伏。彗必與火俱。已歷二歲。將必如須所言也。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

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若殷周之正。則不得正。夏三月大火。昏見東方。大辰大火。宋分野。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房舍也。天漢水也。衛國濮陽。帝顓頊居之。衛星營室屬水。火牝壬子。水丙午。火得水而作。猶牝得牡而合。故喻度孛若隨火俱沒。亦必以壬午水火合之日也。火見之月。四國必為災矣。權王別名。箒酒器。殷曰箒。瓚勺也。裸器。以玉飾之。竈欲用此二物。禳火。子產以天災流行。非禳所能息。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

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于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禘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

列居火道。行火所炊。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
 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
 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
 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
 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火。心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合
之。母。故曰火之始。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
日。故知當火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今曲阜
縣治東。有大庭氏庫。魯于其處作庫高顯。登以望氣
參近占。以審前言。皆驗。前子產不用龜言。龜復請之。
子產言天道難明。龜多言。或時有中。不足信也。里析
鄭大夫。祥。變異也。弗良及。言身先災死。不能以善及
之也。析謂遷國可免災。子產知天災不可避。且遷國
大事。故云吾力不足。以其嘗與已言。遷其柩。晉詛無
畜羣公子。故公子孫多在鄭。火時恐其為變。故辭
之。使處東門。新來聘者不使入。舊客知國情。禁之。使

不出。子寬。子上。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
 巡行宗廟。不使火及。登。開卜。大夫。禘。廟主。石函。周廟。
 厲王廟。合羣主。丁祖廟。易救護也。倣。備也。商成公。鄭
 大夫。司宮。寺人之官。舊宮人。先公宮女。列居。備非常
 也。焮。炙也。部伍。列登。備姦也。野司寇。縣士也。火之明
 日。四方乃聞。故戒備所徵役之人。居郊外者。助大祝
 大史。除治祭處于國北方。就大陰。禳火。玄冥。水神。回
 祿。火神。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聚。祈祭之。以禳火之
 餘殃。記籍。被焚之家。寬其賦稅。與之材木。助營建。君
 大夫。三日哀。國不會市。告災四方。使之同恤。宋衛火
 政。與鄭同。不救不吊者。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
 無政不義。所以先亡。被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
 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
 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
 于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

者止之曰毀于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
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
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
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
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將以
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
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
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
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為治也大為者為火持祭

禮物備具也故儀皆除凶之祭徧四方之神所以振迅除去火災故曰禮簡兵大蒐逐不祥于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大叔廟寢之閒其庭小不便于蒐宜除因不忍毀廟故過期須子產見之有後命曰二句教除徒言而汝也鄉南鄉也朝朝君怒怒不毀衝通道毀北方仁不使毀也時晉親鄭而授兵似有疑晉心故懼討卜筮走望為鄭徧禱于山川也攔然勁忿貌荐重也望走在晉言其所瞻望奔走者唯在晉耳
十九年冬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
禱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
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
止也時門鄭城門洧淵有水深處有水源出河南密縣東至新鄭會溱入河禱祈福祭其室似龍所宜居而求之使去者言子產之智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于梓慎曰

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

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物事也。二至夏至冬至。二分春分秋分。二分日夜等。故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克勝也。陰侵陽。是陽不勝陰。哭憂其災也。非所當哭。精爽逝矣。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

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

不克。莫將積聚也。慎以陰勝陽。將水。昭子以過春分。為早。陽氣莫然不。動必將積聚為災。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詳意如秋。書再雩。旱甚也。逐昭公。

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于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

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

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

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

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豢川。豢夷氏。其後也。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

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

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夏火。正傳。篇。事。卷之十一。三十五。日。直。解。辭。

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夏火。正傳。篇。事。卷之十一。三十五。日。直。解。辭。

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彘
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
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
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
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
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
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
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

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
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
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
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
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
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都獻子晉卿蔡墨晉大夫秦御養也颶古國叔安其
君玄孫之後為商秦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其

姓董時。澱水。上夷。皆董姓。孔甲少康後九世君。擾順也。帝天也。其德能順乎天。故賜之龍。乘四也。合二為四。更代也。以累代彭姓之豕韋。而有其國。既龍死。潛以為醢。如不死也。及求龍不得。自貶而遷於魯。今河南有魯山。其地後為晉范氏。今為山東范縣。方至也。泯滅。坻。止也。鬱滯。湮塞也。育。生也。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于五行之神。為王者所尊奉。正官長也。句芒。取木生句曲而芒角也。祝融。光明貌。群物主。故稱后。在家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弃。廢也。以官廢。龍不至也。使龍不可至。周易無緣有龍。乾初九。變之。姤。爻詞云。潛龍勿用。九二。變之。同人。云。見龍在田。九五。變之。大有。云。飛龍在天。上九。變之。夬。云。亢龍有悔。乾六爻。皆變之。坤。用九。云。見群龍無首。吉。坤上六。變之。剝。云。龍戰于野。物謂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然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墨言。則皆真龍。非也。獻子又問。五官之長。誰氏。墨又對。少皞。金天氏。窮桑。其所居。遂以為號。重。該脩。熙。熙。其四子。重。治木。為句芒。該。治金。為蓐收。脩。與熙。治水。為玄冥。各能其官。得其

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為三祀。顓頊。高陽氏。其子。犁。為火正。號祝融。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其子。句龍。能治水土。為后土。死。而見祀。為二祀。此謂五祀也。方。蒼。社。稷。故云。后土。即為社。是社。已在五祀內矣。掌播殖。為田正者。為稷。烈山氏。炎帝神農也。自夏以前。其子。柱。為稷。世祀之。弃。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以弃代柱。祀之。至今。傳言蔡墨之博物。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詳見吳入郢

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中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

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於是乎去表之橐。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司鐸。官名。桓僖二廟。災常。人愛財。故皆顧典籍之官。御書。進于君者。使待命于宮。庀。具也。具。汝所職。而有不在者。罪死。景伯。子服何。宰人。冢宰之屬。待命。待討求之命。校人。掌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中車。掌車。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各備其官。以待用。慎守。恐有變也。肅給。敬以承事。濡物于水。出用為濟。鬱攸。火氣也。從其所至。而以濡物。蒙葺于公室。蒙葺。冒覆也。悛。次也。先尊後卑。以次救之。力不給。則助之。而刑其不用命者。文伯。魯大夫。乘車。公車。駕之。

備緩急。桓子。名斯。為公御車。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以為名。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言不備而責辦。如拾汁。終不可得也。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復開除道。環而公宮。使火無相連。桓僖親盡。而廟不毀。故夫子料其然。○時魯衰矣。觀諸臣救火。猶有先王遺法。與宋鄭事合。觀之。可見古人禦災有道。不似今時之草草也。

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螻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周十二月。為夏十月。不應。各。故。季孫以問。孔子答。火星伏在十月。而後螻。虫。盡。閉。今火猶西流。未盡。及。知是九月。曆官失一閏矣。火。心星也。九月昏始入。十月昏則伏。故云。

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大野。魯大

野。魯大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澤山東鉅野縣東南五十里有獲麟臺。今為嘉祥縣。車子。微者。鉏商其名。麟。仁獸。聖王之嘉瑞。時未見。故恠而賜虞人。虞人。掌山澤之官。自夫子識之而取。

郊祀蒐狩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郎在今山東魚臺縣東

南境舊有郁郎亭郎非狩地故唯時合禮

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

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言凡祀通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

天南郊。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建亥之月。昆虫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

六年秋大閱。簡車馬也。

閔公二年夏。吉禘于莊公。速也。

莊公薨。未服。閔而吉禘。故云速。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

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

也。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極。極者。晝夜長短之極。至極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

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曆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曾君不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職。素察妖祥。逆為之備。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

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

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

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

遂為魯之常祀。常祀有時。故不卜。牲與日吉凶未

知。故卜之。既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蓋卜牛在上日

之前。今書免牲。則是既得吉日。改牛為牲矣。方復卜

郊之可。否。是上之人怠于古典。慢瀆龜策也。郊為

禮之大。望祭山川。其細也。不郊猶望。失禮之倫矣。

文公元年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

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

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餘于終。事則不悖。于曆法。閏當

誤于今年三月置閏。蓋當時違曆者所譏。昔者先王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也。以日月轉運

于天。猶人之行步。故推曆者謂之步曆。步曆之始。以

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曆元。是謂曆之端。首

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

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各

剩一日。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

故言歸餘于終。不愆。四時之序。無愆過也。不惑。斗建

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無疑。

惑也。不悖。四時之事。無悖亂也。

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

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

何以為民。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公以閏

非常月。故不告。不知四時漸差。故置閏以

正順時。而民事可命。事不失時。而年豐。君人

所以生民者。今公弃時與政。非為民之道。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

宣公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郊祀

后稷以配天。稷始祖。能殖穀。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紅。魯地。今南直隸蕭縣有紅亭。根牟。古國。魯東界。今山東福山縣有牟城。商。

宋地。魯西境接宋衛。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非禮也。詳見季氏逐昭公。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

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武公。

武公之廟。戒齋戒也。祲。妖氛也。泣。臨也。氛。惡氣也。氣見于宗廟。故以為非祭祥。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城築

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費伯。

魯大夫。郎。魯地。今魚臺縣。君舉必書。史之所書。皆公命也。以非命不書。史之舊。經亦如之。

二年夏。司空無駭入極。費季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極。附庸小國。季父。費伯。傳言無駭能入極。因季父城郎之師以勝之。

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中丘。在今山東沂縣境。

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

宗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

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郟魯下邑周禮四縣

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

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冬十二

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諸防皆魯邑龍亢

在房故角亢晨見東方三時之務始畢戒民以土功

事火心星亥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晨見東方致

築作之用水營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所謂定之方

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門

道橋謂之啓墻郭城塹謂之塞皆土功也須從其時而治之今以春故不時若小有破敝自當隨敝隨葺

固不可以時拘而此高大其門作新以易舊自當從時也

文公十二年冬城諸及鄆書時也諸今山東諸

十三年秋七月犬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頽

成公九年冬城中城書時也

十八年秋築鹿囿書不時也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

請俟畢農事禮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

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

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詩犬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庶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民自以子義而來樂為之勦勞也

定公十五年冬城漆書不時告也漆邦庶其邑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

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終

